

堅守一個信念，可以去到幾盡？有人轉瞬即逝，有人半途而廢，今年74歲人稱敏叔的李昇敏，卻稱會用上餘生所有時間堅守他這個信念——保護九龍寨城公園一草一木，維護這裏歷史與傳統文化，不被任何假信息、假資料入侵。為了它，敏叔每天風雨不改在寨城公園當義務導賞員，向遊人免費表演其無師自通的撕紙藝術，吹奏笛曲增添園內優雅氛圍；面對任何人對公園做出破壞行為，他會立時厲聲指摘；有人說他「多事」，他不理；查實敏叔未曾在當年「城寨」生活過，他的這份執著，緣自一份報恩的心，因他人生最失意時，寨城公園救過他一命。



## 大都薈

大公報記者 方學明(文) 麥潤田(圖)



▶ 寨城公園的衙門建築採用「三進四廂」的設計



▶ 敏叔即場示範撕紙藝術，吸引許多遊人圍觀



▶ 九龍寨城公園是敏叔撕紙藝術的發祥地，他對園內一草一木、歷史正統充滿著愛，不容別人破壞

「只盼社會尊重傳統文化」

# 撕人獨憔悴 巧手護城

▶ 1989年，敏叔在偶然機會下撕出「黃金萬兩」，自此便與這門藝術結下不解緣



**有份情 紙藝中覓知音**

搬往九龍城後，敏叔需要重新生活，然而仍處失去方寸的日子裏，他竟無意中發現九龍寨城公園。這裏別致的園林設計，以及美麗的大花園，深深吸引他，也令他重新拾起生活的意義。

「初到九龍城時，個人都仲好失落，但我好鍾意寨城公園，所以經常去，嘅公園裏面，我撕紙同吹笛子，煩惱自然就會消失，久而久之，我識咗好多新朋友，亦同公園建立深厚感情，我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公園以至九龍寨城歷史，於是參加由不同人帶隊導賞團去解。」

敏叔以「第二個家」形容他與九龍寨城公園的關係，不過，不同導賞員的參差表現，令他決定站出來，當上義務導賞員，為的是要保護寨城真實歷史與文化，再呈現遊人面前：「我未嘍城寨生活過，但我熱愛香港，熱愛中國文化，熱愛中國園林，尤其對寨城公園，我更加情有獨鍾，她的一磚一瓦、一草一木、一建一構，都吸引住我，我唔可以畀人破壞佢。」

**有份愛 當活歷史書見證**

敏叔同時對公園設施的歷史十分熟悉，記者以為他熟讀香港歷史，但原來是他經常去「八卦」再綜合得來，「因為我對公園有情，所以聽導賞員講呢度歷史，聽得多自然記得，之後再去求證，咪漸漸得出寨城較為真實嘅一面。」

面對寨城公園這十多年變遷，包括公園一副對聯改動等，敏叔總是口中冇火，慨嘆新不如舊。一九九零年，寨城公園坐落地方應叫白鶴山，想知可去侯王廟發掘，龍津二巷同當年啓德機場發現嘅龍津橋，應該互相呼應。「敏叔就如一本活的九龍寨城歷史書，值得我們尊重及了解。」

**失方寸 死門關外徘徊**

憶起往事，敏叔依然流露自責心情：「原本做搬運好咁咁，但因為認識到一個牌子潔具嘅生產商，諗住將佢引入香港，供貨界居屋，從此一家人有更好生活，點知因為唔見咗一張支票，搞到匯唔到錢，周轉唔到，盤生意咁就無咗，仲搞到妻離子散！」

敏叔形容當刻是人生谷底，並且孤身由屯門寓所搬到九龍城的板間房居住，過着度日如年的潦倒生活。「我有諗過自殺！當時我已經企喺屯門二十五樓屋企窗邊，窗都開埋，一隻腳踏出，放手人生就玩完，但嘔刻，腦海突然浮現姐夫係佢但嫁女婚宴台上，盛讚我撕紙藝術高超同有空間感嘅情景，令我覺得唔可以就咁死，人生仲有意義，結果打消自殺念頭，返回安全地方。」敏叔稱，其姐夫是教授，為人要求嚴格，甚少在公開場合讚揚任何人或事，他獲得公開讚賞，好比獲得對方肯定與認同，感到欣慰。

**失支票 賠上生意家庭**

敏叔坦言寨城公園是他撕紙藝術的發祥地，沒有當天公園工友的鼓勵到藝墟「開檔」，他便沒機會向群眾推廣這門藝術；沒有這裏，他可能未繼續生存的意義。

訪問在一個陰晴不定的上午進行，天色忽然晴朗，忽然烏雲密布甚至下雨，敏叔借天色比喻人生：「人生有起有跌，正如天有陰晴，我也不例外，最重要係抓緊自己認為唔嘅宗旨，不要左搖右擺，對內要有心，對外要有情。」

敏叔的過去不是一帆風順。年輕時主要負責葵涌區的物流與搬運等工作，他跟很多打工仔一樣，憑着自己雙手，對工作的熱誠與勤奮，捱出天之餘，還在屯門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家庭。然而好景不常，一九九零年遺失了一張八萬元的支票，導致周轉不靈，除令他生意失敗外，亦同時失去了家庭，原本樂也融融的一家三口，結果妻子跟他離婚，帶著十七歲的女兒離開，從此不再相見。

## 敏叔推介必遊點

### 衙門

「當年呢個係『從九品』即九品都不如嘅九品副官衙門，根據中國歷史，只有寺廟、祠堂等先會嘍門兩旁掛對聯，即使有，都起碼四、五品官銜或以上先掛得，而且，掛是掛嘍門外面兩條直柱上面，呢度咁掛，聞所未聞，不倫不類，值得遊覽。」



### 張玉堂拳書

「張玉堂又稱翰墨將軍，但最出名是1850年因在澳門平定葡人作亂，之後升官，1854年升任大鵬協副將，屬從二品官階，駐守九龍寨城，但亦有『儒將』稱譽，用棉花包裹拳頭書寫是一絕，蒼勁瀟灑，自成一體，當中包括澳門媽祖閣的『海鏡』二字與寨城公園的『壽』及『墨緣』兩組字等，都是出自張玉堂之手。」

## 寨城公園曾獲國際設計獎

九龍寨城公園，原址九龍寨城，位於當年九龍半島東北角，十九世紀時，是主要具戰略防衛的建築，城內設大鵬協副將及九龍巡檢司的官署各一所，俗稱衙門。但1899年，英國派兵佔領寨城及將清廷官兵趕走後，寨城自此缺乏法治與管理。

城牆拆毀，以提供大量花崗岩石塊。二戰後，由於大量多層樓宇在沒有政府監管與欠穩妥地基下在城內不斷興建，樓宇密集加上濕窄通道，更逐漸成為罪惡溫床，內有如黃、賭、毒窟及無牌牙醫行醫等。

### 八景區 佔地3.1萬平方米

1987年政府決定清拆寨城，在原址興建公園，同時，清拆期間，發掘如刻有「南門」

及「九龍寨城」字樣的寨城花崗岩石額遺跡。公園工程1995年竣工，同年12月開放。公園佔地共三萬一千平方米，內有八個不同景區，設計以清初江南園林為模式，由一群來自內地資深技師負責，而為了深入研究設計特色，建築署人員當年還親自前往內地實地考察，以選擇最合適設計，這項獨特設計更在1993年國際園藝博覽會中榮獲設計優異獎。

## 「女兒，我希望再見你」

敏叔即使經歷生意與婚姻失敗，但卻擁有很多值得驕傲的地方，例如撕紙與吹笛，兩者均無師自通，他說：「凡事只要自己擺個心嚟學，沒有學不成、做不好。」

當中撕紙藝術，他1983年年三十晚回廣州度歲時無意靈機一觸，發現潛質。「當時我見枱面有盆桔，咪擡起一張紅紙，徒手撕出『大吉』字，之後個個話靚，不過，肯定自己有天分嘅，係係1989年，當年嘍偶然機會下撕出『黃金萬兩』，自此，我就不時去學校社區等，義務表演同教導學生撕紙，希望將這門藝術發揚。」

最令敏叔深深烙印，是他人生一小段與女兒撕紙的時光。「嗰時正職做物流，得閒就教學生，唔係好多時間陪屋企，每次見到個女，都會同佢一齊撕紙。」敏叔坦言，很懷念與女兒一起撕紙的時光，然而，自與妻子離婚，她帶走女兒之後，他與女兒便再沒一起撕紙了。他只希望有生之年能夠再見女兒一面，「她1982年出生，今年應該36歲，叫志茹，我希望見你啊！」



◀ 敏叔愛吹笛娛人娛己，遇上不同國籍的遊客，會吹奏不同的曲目，如日本遊客吹《蘇呀奇》、美國遊客吹《得克薩斯州的黃玫瑰》